

以色列阿拉伯人 喜剧作家卡书亚

当红 局外人



以色列著名作家赛义德·卡书亚 资料图片

赛义德·卡书亚是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也是以色列热门电视剧《阿拉伯工人》的创作者。风头正盛的卡书亚是一名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凭借对以色列社会的讽刺性作品获得成功，他的作品也包含了对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中身份定位的思考。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他的成绩

写出以阿拉伯人为主角的热门电视剧

现年37岁的赛义德·卡书亚依然有一张娃娃脸，他是一名记者、喜剧作家和专栏作家，他是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却通过对以色列社会的讽刺性作品而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卡书亚主创的情景喜剧《阿拉伯工人》在以色列电视台第二频道播出后大受欢迎，现在它的第四季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阿拉伯工人》已成为以色列电视史上最成功的5部喜剧片之一，它讲述了一位名为阿姆加德的倒霉的以色列记者如何处理婚姻和父子关系，如何争取被以色列社会接受。阿姆加德的故事其实是卡书亚自己生活的一个夸张版本，在种族主义普遍存在的以色列，阿姆加德是典型的“阿拉伯好人”——这些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生活得小心翼翼，谁也不敢得罪。“我喜欢创作我熟悉的角色，”卡书亚说道，“我实在是很喜欢我自己。”

卡书亚的工作室位于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犹太小村庄内，他就在那里接受了美国《外交政策》记者的采访。卡书亚4月份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展开了为期3周的新书宣传，这本书名为《第二人称单数》，写的是两名性格迥异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他们都渴望摆脱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局外人状态。“卡书亚估计不会接受我这么说，但我认为这部电视剧已经给以色列社会带来了很大改变，《阿拉伯工人》的导演、卡书亚的密友塞依·凯朋表示，“这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电视剧中首次被塑造成一个普通人而非坏人或弱者的形象，它改变了以色列社会对阿拉伯人的一贯印

象，会让犹太观众感觉到，阿拉伯人也只是想得到爱的生活中的普通人。”

《阿拉伯工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以阿拉伯人为主角的以色列电视剧，也是唯一一部大部分对话以阿拉伯语完成的以色列电视剧。以色列克谢特传媒集团承认，在2007年决定制作这部电视剧时承担了很大风险。《阿拉伯工人》刚开播时，以色列的阿拉伯媒体对此议论纷纷，卡书亚被批无礼、存在偏见甚至是背叛了阿拉伯人。本来克谢特传媒集团最担心会对此剧反感的以色列犹太人反而没有批评，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成喜剧片看，然后慢慢喜欢上这部剧。

“想象一下克里斯·莫里斯、里奇·格威斯、萨沙·拜伦·科恩这样的美国喜剧演员在银幕上拿美国社会中最大的问题开玩笑会是什么样，你就能了解卡书亚的这部喜剧给以色列社会带来的冲击了。”评论家博伊德·唐琴近期在英国《独立报》的文章中写道。

《阿拉伯工人》播出到第三季时才真正大火起来，第三季的观众数量跟前两季相比增加了40%之多。据克谢特传媒集团调查，72%的以色列犹太人家庭至少看过一次《阿拉伯工人》，此外，该剧的平均收视率高达40%。

在今年1月一年一度的以色列电影电视学院奖上，《阿拉伯工人》第三季摘取了五座奖杯：最佳喜剧奖、最佳喜剧男主角奖、最佳喜剧女主角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对此卡书亚幽默地说：“我们拿到了20%的奖项，这就跟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是一样的。”

他的难题

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感到困惑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但他们的国籍却是以色列；他们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20%，法律上和犹太人一样，受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保护，享受良好的医疗保障，并且有一定的选举权，但在现实中，他们仍要面对各种歧视和偏见。

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这一地区也被称为“三角区”，这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界附近的平原地区上聚集了很多城市和村庄。卡书亚就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提拉市长大的，1990年卡书亚15岁时，他被以色列艺术和科学学院录取，这是一所位于耶路撒冷的只接收极有天赋的青少年的寄宿学校。于是卡书亚离开了加利利地区，进入了以色列犹太人社会的中心地带，正是生活上的这一转折造成了困扰卡书亚至今的“身份难题”，他很快意识到，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能引发周围人的怀疑和猜忌。

“我刚来到这个城市时就开始讨厌它了，”卡书亚写到搬至耶路撒冷的经历时表示，“我第一次坐公交车时，一名士兵上了车并找上了我。当时我是个刚离开家乡的孩子，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留着阿拉伯人的胡子，最引人关注的是，我是个令人害怕的阿拉伯人。那是我第一次被带下公交车，接受搜查。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使自己的外表看起来不具有明显的阿拉伯人特征。”卡书亚透露，在以色列艺术和科学学院，他渐渐学会如何变得像个以色列人。他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后来他成为了以色列最著名的阿拉伯作家，他只用希伯来语写作。

在以色列《国土报》的每周专栏中，卡书亚撰写具有讽刺意

义和警示作用的文章，主题是关于他如何抚养孩子、获得成功、克服自己的自卑感。在一篇文章中，卡书亚写到自己想要竞选议会会员，于是在选举日他穿上西装、亲吻孩子，练习怎样成为一名政客。在近期的新书宣传之前的一篇专栏中，卡书亚写道：“每个人都想谈论身份、国籍、外族感、冷漠、民族自主，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对语言、幽默感、担忧和未来的描述。而我是个常常只思考自己的酒鬼，我把这称为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在另一篇专栏中，卡书亚描写了被一名犹太推销员激怒的经历，这名推销员以为卡书亚的希伯来语肯定很差，于是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跟他说话。

几乎跟所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一样，卡书亚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事实上他用希伯来语谋生，尽管这多半出于无奈而非自愿。“我的希伯来语比阿拉伯语好多了，因为自从15岁起我就没怎么练习过阿拉伯语了，”卡书亚表示，“但我无法不遵从以色列主流社会的喜好，所以我别无选择。”

卡书亚跟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联系远不止语言，他跟家人现居于耶路撒冷西部的犹太社区中，数年前他们从耶路撒冷东部的阿拉伯社区搬至此地。卡书亚和担任社工的阿拉伯裔妻子将孩子送进了犹太学校，那里的教学大部分使用希伯来语。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卡书亚的肩上负有在以色列的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工人》的导演凯朋说道，“当一个阿拉伯人写了首部以色列电视台播放的阿拉伯电视剧时，很多人会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份不感到困扰的话，想要讽刺社会很容易，但如果你是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话，就要困难得多。”

他的期望

以色列阿拉伯人能完全融入社会

卡书亚自己的身份困惑在《阿拉伯工人》的主角阿姆加德身上得到了新的演绎，阿姆加德是个一直在争取被以色列犹太社会接受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在第三季结尾，剧情发生重要转折：午夜时分耶路撒冷响起空袭警报，阿姆加德所住公寓楼的居民们都涌入防空洞“避难”。在防空洞里，这些被困在铁门背后、没有手机信号、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邻居们开始真正相互了解起来。刚开始时，藏身防空洞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政治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后来，有人找到了一个酒瓶，于是大家开始做“真心话”游戏，旋转酒瓶后，酒瓶停下来时瓶口对着谁，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并且不能说谎。

轮到阿姆加德时，有人问他，如果可以选择生活在以色列还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话，他会怎么选。在摄像机的特写镜头下，整整三季以来，阿姆加德头一次展现真实的自己。他表示，如果能避免一辈子生活在社会边缘、当一个局外人的话，那么是的，他愿意选择出生在别的阿拉伯国家。

当被问及自己是否也想像阿姆加德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时，卡书亚却犹豫了。“这个选择会很艰难，”他说道，“因为我现在至少拥有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利。”但如果这个选择意味着他可以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可以被社会完全接纳的话，他表示：“那么有时我的想法的确是跟阿姆加德一样的。”

还有人问卡书亚，作为以色列最受欢迎的阿拉伯裔作家，他对这样的成功感到高兴吗？“如果成功是收视率和良好的评论，那么是的，我们成功了，”卡书亚回答道，“但问题是，我们想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你知道的，我想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